编辑:顾遐 美编:刘玉容 校对:毛晓丽 组版:刘晓燕

本土文本

一块石头(小说)

□李洁羽

黄昏的时候,梅茨母亲闲下来总要到阳台上坐一会儿。

梅茨在小区是渐有名气的作家,梅茨的母亲至今没弄明白,作家到底是什么官儿。梅茨大学毕业原在区政府部门任职,很是让母亲感到光彩,毕竟儿子出息了。梅茨近年来在文坛打拼,荷露水面,才华尽显,并多次在全国年度报刊作品评比中获得大奖,梅茨为写出更好更贴近生活的作品,便决定挂职到基层去生活磨炼。

毕竟母亲年纪大了,梅茨放心不下,就从乡下把母亲接到城里,既可尽孝,也好让母亲煮煮饭,便于自己挪出更多的时间爬格子。

梅茨去邻省参加采风笔会,就留下母亲一个人在房子里,梅茨母亲也不愿楼上楼下地跑,累人。一个人有时搬张凳子坐在阳台上看楼下弄堂川流不息的人群,看拖沓的沉稳的矫健的蹒跚的脚步。有时看到贼亮亮的小轿车溅起积水,弄脏了白墙壁,像孩子刚穿的新衣服玩脏了一样,梅茨的母亲很是心疼惋惜。还有那辆灰不溜秋的卡车莽莽撞撞硬是往弄堂里挤,往楼后面工地上运石头,摇摇晃晃的,像村里喝醉酒的王叔,憨头憨脑的没个正经。今天的这次摇晃大了,只听见卡车咯吱一响,从车后掉下一块石头,极其简单的石头,简单地躺在路上一动不动了。

这一瞬间恰巧被梅茨母亲看到了,梅茨母亲心里一阵紧张,这么沉的石头怎么就能躺在路口呢?

楼下的路口仍是人流不息,车行不断,梅茨母亲目睹着,谁也没有停下来搬掉那块石头的意思。梅茨母亲叹息了一声:进进出出都是咱弄堂里的人啊。

到了傍晚,梅茨母亲吃完饭睡不着,仿佛有什么东西在心口堵着压着,情不自禁地走向阳台,朝弄堂里张望着。果然,脚还没站稳,忽然听见弄堂口传来"哗——咚"的一声脆响,自行车倒地的声音,接着穿过浓浓暮色传来刚劲有力音色洪亮的大嗓门骂骂咧咧:"谁这么缺德呀,埋人的石头没地方放啦。"梅茨母亲一阵冷笑,这年轻人别的没学会,怎么就学会了骂人呢,那是造房用的石头,多不吉利呀。梅茨母亲再也按捺不住了,颤巍巍走下楼去。

刚到楼下,又听见一声清脆的啼哭尖利地穿过暮霭,谁家玩耍的孩子被绊了一跤摔倒在石头旁。梅茨母亲心里又是一阵担忧紧张,不由自主加快了脚步,心疼地寻思着,不知那孩子摔伤了没有。"走,找他们领导算账去。"这时,一个小伙子突然从后面风风火火赶上来抱起孩子,满腔怒火:"摔伤我的孩子看他们领导怎么处理。"梅茨母亲一愣,想,这不是要打官司吗?梅茨母亲看着小伙子气冲冲地抱着孩子,脚下生风地直奔工地上走去。

石头依然趴在路口,不露声色,风吹不动雷打不摇般顽固。已经在弄堂口躺半天了,咋就没人把它搬走呢?梅茨母亲一脸困惑,习惯地弯下腰,双手托住石头底部,感觉挺沉。

梅茨母亲把石头提起来的时候,已经使出了浑身力气,一步一步往路边挪动,没想到刚挪两步那石头往下坠,脚没站稳,重心向前磕了下去,脸碰到柏油路面顿觉眼冒金星,嘴唇额角一阵钻心的刺痛,躺在路面上晕厥过去。

梅茨得知母亲住院,急匆匆结束笔会活动赶回来。母亲躺在病床上把见闻说给梅茨听,梅茨苦笑着摇摇头,看着母亲肿胀的脸有些无奈,关切地问:"还疼吗?"梅茨伸出手,却没敢揉。"没事儿,就是年纪大了,不比年轻人啦。"母子俩正叹息唠叨着,不一会儿,听见病房里一阵骚动,两位护士提着吊瓶推着活动床位走了进来,后面一群人叽叽喳喳,骂着什么司机瞎眼啦,工地领导狼心狗肺啦。梅茨母亲疑惑地望过去,一个小伙子的脚缠满纱布吊挂着。慢慢地梅茨母亲终于听明白,小伙子骑摩托车撞在弄堂口的石头上,把脚摔伤了。她仔细一看,有些诧异,那不是弄堂里要找工地领导算账的小伙子吗?

梅茨母亲一时惊异与不解,问:"你说就那么一块简单的石头躺在路上半天了也没人动弹,咋回事儿呢?"梅茨望着母亲慈善的面容哑然地笑了笑,轻声说:"妈,他们在借助生活里的场景拍摄微电影呢!那块石头就一道具。""微电影?"梅茨母亲顿时露出惊讶神色:"他们在拍啥子微电影?"梅茨看到母亲好奇,嘴角一笑安慰道:"对,妈,你意外闯进他们镜头了。编导送你来医院已经打电话给我。现在都微电影时代了,年轻人玩的新花样。"

梅茨母亲心里一阵尴尬,嘴里念叨着,村子里王叔有个头疼脑热,喝二三两小酒躺在被窝里睡上半天出出汗也就精神了,便抬头对梅茨喃喃地说:"妈没事儿。"梅茨母亲始终没明白啥是微电影。她只是呆呆地望着病房里洁白的墙壁,还在担忧着。那窗口轻轻掀起一角窗帘漏进来的光芒,照在梅茨母亲脸上,依然是那般的慈祥。

蛋饺女人(散文)

□宋一枫

离我居住的小区附近有个菜市场,菜市场旁边的小巷子口有个姓袁的女子,比我小几岁,在家排行老幺,人称袁家小末姐。冬春做蛋饺,夏秋摊面饼。

譬如冬春这个季节,她做蛋饺,一种是纯猪肉馅的,另一种是肉中拌香菇的。从早晨做到傍晚,每天做的都卖完,味道不错,特别是猪肉香菇那种,食材比配合理,咸淡可口,非常适合我等血糖血压略偏高者佐餐。微胖但不显臃肿的体态,黝黑又不失光滑的脸庞,给人感觉干净利落,做的蛋饺看起来囫囵光滑,因此就经常去她那里买,买得不多,也就半斤八两的样子。在背地里我叫她"蛋饺女人"。

不能唤作店铺,应该叫作坊,一套煤气炉灶具,一张狭小的长条桌,几只不锈钢托盘,两摞塑料方便碗,几袋面粉,鸡蛋若干。

煎蛋饺这个营生在全国各地,乃至世界上有华人的地方都会有。可能有大小、形状、做法的不同,但是煎好出模后飘荡在空气中的香味是一样的,刺激味蕾增强食欲引诱的感觉是一样的。

闻香驻足,一来二往,三两搭讪,跟她混得热络了,攀谈起来,她一边说话,一边把口罩扶好。她是下岗以后,七十二行干了二十七行,最终选择凭着自己在家做蛋饺和摊面饼的经验,租了个店面挣钱贴补家用的。她说她每天早晨日光微薄就去肉店买肉,洗净和料做馅,从来不买次肉,起码是前后夹心,吃的东西,马虎不得,让大家吃得放心不是?

袁家小末姐富有节奏且优雅地重复做着蛋饺,宛若乐者拨动古琴之妙,油炸呲啦的轻微声响,如花籽在日光下微裂。

左手拿着小勺子,勺子里蛋液发出鹅黄的颜色,顺着铁盘上面凹进的几个模型,把蛋液轻轻地倒入其中,每次倒入的量几乎相等。铁盘下面的煤气暖暖地烘烤着。把肉馅放入成型的蛋皮中央,待蛋皮边儿略微卷起,用右手上的小铲子将蛋皮合上。约莫半分钟的样子,将冒着热气的半成品蛋饺揭起,把一只圆鼓鼓的近乎透明的蛋饺排码在不锈钢托盘里。

从立冬到仲春,这是一年之中最寒冷的季节,袁家小末姐天天都去那个巷口的作坊里。沙地人入冬后特别喜欢吃蛋饺,表皮嫩润色泽金黄的蛋饺配碧波爽清的江阴青菜,赏心悦目又彩头满满,春节里如何会少得了它?蛋饺入口汤汁垂涎,是对新年充满了憧憬和向往。做蛋饺并不难,几乎生活在沙地的妇人都会做,只是同样的一斤鸡蛋,她要比别人多做出好几个,说明做得皮薄馅足。用她的话来说,她们做的叫荷包蛋,我这才是真正的蛋饺。

一般过了立夏,袁家小末姐开始摊面饼,但是我还是喜欢称呼她蛋饺女人。观看她烙面饼是一种享受,一勺面糊,在发烫的铁盘上转动着荡漾开来,如一阵涟漪旋即平坦如砥,一张既圆又平的面饼诞生了。沙地人喜欢吃面饼,包卷上各种各样的夏令时蔬,亦可包入鱼虾肉酱,其味道更是夏餐一绝。说不定哪天也会像淄博烧烤火出圈。

我家小斯从南京来,想吃袁家小末姐做的面饼,以慰藉乡愁。这才闰二月,蛋饺女人说要过一些时间才摊面饼呢。这也怪了,有的人身在法国心里想着金陵的盐水鸭,有的人远在上海却坐着高铁去撸淄博的串,除非乡愁。相互留了通信方式,等一开始做就通知我。

第二天早上的一条微信是袁家小末姐发来的:"四十张面饼已摊好,过会来店拿。"

早早来到她的店铺,我们都有些不好意思,而她却淡淡地笑着道:"赶了个早,也就做出来了,这面饼是今年第一摊,比以往早了个把月。"说话的当口,她端起案板上的半碗豆浆,就着半截油条吃了起来。又来客人,放下碗筷,笑着去忙活了。来者说,吃完了再做吧,不急的。她依然笑盈盈说:"这前三年给疫情闹腾得没半点生意,过了年才有活干,就不能给耽误了。"

跟很多的沙地女子一样,蛋饺女人非常普通,就居住在城乡一隅,或从你我身边擦肩,在她们的身上写不出英雄故事的感人事迹,但却温暖地出现在我们身边。她们把蛋饺做成了一种精致的岁月,如在种植一盆花草,养一缸金鱼,或者是在烧一桌可口的饭菜,或像是一小撮细葱,散发出诱欲的香味。

走到菜市场旁边小巷口,在袁家小末姐的店铺前又一次停下,她正在忙碌着。蛋饺已经被摆码成堆,嫩黄的蛋皮包裹精致,浓郁的肉香从微微开启的缝隙间溢了出来,足够馋人。

菱塘之上(散文)

□明前茶

菱角采摘的季节,在城里担当桨板教练的女友小单,轮休时就回到郊县娘家,早早熄灯休息,准备帮衬妈妈。凌晨四点半,她就要跟着全家人,划着椭圆的木盆,前往菱塘采摘菱角。老一辈有"鲜菱宿藕"的说法,也就是说菱角一定要当天采摘当天食用,尤其是水红菱,隔夜后便会失去那玫瑰花一样水灵灵的红色,口感上也会失去菱角的鲜美。因此,凌晨采摘,上午出售,才是正理。

凌晨的菱塘雾气腾腾,家人用来滑动木盆的桨板五花八门,有的是垫砂锅的隔热木板,有胶皮都磨秃了的乒乓球拍,只有小单带着时髦的长柄单桨,妈妈笑她忘本:"当了桨板教练,就忘了采水红菱没法站着?你那个板子太长了,得站着划才得力。"没办法,小单把专业单桨搁在岸上,手持妈妈给的一个炒菜木勺。

小单学妈妈的样子,利用腰力,巧妙掌握木桶平衡,稍稍侧身,轻轻拎出漂浮在水面上的菱盘。放射状生长的菱盘下,有的菱角还是青的,有的已经红了,有的熟成了紫红色,要把老熟的菱角飞快采下,再将菱盘轻轻地放回去,不能侧翻,也不能伤到根须,按妈妈的话说:"菱盘要安安稳稳做梦,菱角才能长得好,采菱,手脚要轻,不能惊扰人家的梦。"

水红菱的颜色深红鲜亮,气韵生动,一腰盆水红菱,颜色堪比一船玫瑰花。但采菱本身显然没有这么诗情画意,菱角的水下叶柄有纺锤形气囊,以利漂浮,上面到处都是小软刺,不小心被扎到,再下水时就钻心地疼;采菱角也不适合戴手套,因为不灵便,比赤手采摘的效率下降三分之二;采到后面,菱角外面的黏液浸入双手,手指被染得乌黑,像戴了一双黑纱手套。驾驶腰盆,在菱塘深处蹚出一条水路来,也远没有桨板运动那么潇洒,你没法站起来,不管蹲着还是盘腿坐着,无论哪种姿势,时间长了都腰酸背痛。

摘到后来,小单不停地捶打自己的后腰,这点声响让塘中的游鱼受惊蹿跳,胆小的青蛙从一只菱盘跳到另一只菱盘,它发出的警告迎来了蛙鸣大合唱;而一只野鸭子也飞出来抗议了,它拼命踩着水,在采菱人蹚出的水道里一路滑翔,翅尖扇扑出无数晶莹的水花。

小单心中涌出一点歉意,虽然,菱塘是妈妈承包的,但在这一刻,她意识到,收获行动显然惊扰到这里的原住民。

早晨7点,大汗淋漓的妈妈已经在催收工了,收菱角的商贩骑着摩托车赶来,每一辆摩托车的背后绑着一只又大又深的塑料筐子。妈妈准备了大号篾篮,水红菱上秤前,她都要装满篮子,在塘水中浸洗一下,菱角上沾着的水草就漂走了;漂上来的菱角还太嫩,迅速捞出,在篮子里沉底的菱角才被商贩收走。嫩菱角也并非一无是处,妈妈剥出菱肉做荷塘小炒,别是一番滋味。元宝形菱肉上,洇染一抹似有若无的轻红,搭配雪白的藕片和鸡头米,翠绿的荷兰豆,鹅黄的白果,色彩如此轻灵梦幻。

特别老熟的水红菱,就不宜清炒了,必须加水焖煮,妈妈的陪嫁老古董中有一只紫铜锅,在水红菱的盛产期,妈妈会郑重其事请出紫铜锅来,为全家人做一次"铜锅菱",烀熟的菱角呈紫铜色,口感粉糯,仿佛栗子,难怪苏州人叫它"水栗子"。

菱角盘上的菱角,大概要余下十分之一要留着做种,妈妈准备一个藤编箩筐,把精挑细选的种菱收在箩筐内,沉入离河面一米深的水中,离水底的淤泥大约20厘米,用木桩将箩筐固定起来,防止被水流冲走,到播种时再取出。这就是菱塘种了一季,就能生生不息的原因。

小单记得,自己出嫁前一天,她与妈妈推了两个木盆入水,在菱塘上漂到半夜,说了一晚上的悄悄话。那是暮春的晚上,菱盘刚刚开花,从菱盘叶腋中抽出的小白花发出幽微的香气。腰盆四面,幽淡清凉的水汽不断涌来,人像睡在了摇篮里。小单与妈妈各自躺在腰盆上,把腿搁在腰盆的边缘,任凭水流把自己带到菱塘的开阔处去。小单记得,天色暗下来的时候,水中的白菱花像星星的倒影一样,点亮了幽暗的池塘:

妈妈出嫁的时候,这片菱塘就在了吧?

是啊,老菱种的产量越来越低,改良的菱种,还是你舅舅用二八自行车从邻县载来的。播种的时间再晚就赶不及了,所以你爸结婚前一天,在菱塘里播种到凌晨三点,你外公和舅舅与他一起播种的。

他们在菱塘里谈了什么?嘱咐我爸别欺负你?

嘿,这恐怕只有菱塘里的鲤鱼精才知道啦。每次问起,你外公就说,强迫人家承诺一辈子对女儿好,总是靠不住的;菱种做嫁妆,简简单单祝福新婚夫妻就好了么。菱盘种下去,每年都风调雨顺当然运气好,可是,菱要稳稳当当长好几十年,总要熬过干旱或发大水的时候。只要保全好菱种,第二年,还可以从头再来。

散漫的谈话就像水流一样清凉可人,小单要走过一道无形的门槛,进入新生活的紧张感慢慢消散了。只有水中的白菱花和满天星斗在微微发光:仿佛菱花从天空中把光取来,还伸出耳朵,偷听到了母女俩一高一低的对话。

江海新韵

春天里(组诗)

□苏末

◎丰收

妈妈说,不会那么容易
就收获到成筐的花生、玉米
或满囤新谷
她还说,一切都是从萌芽开始的
需要土地、雨水和阳光
尤其需要耐心、细致地看护
"就像你教那些学生。"
妈妈补上这句话的时候
我正疾步走向教室
电话里,她突然大喊:
哟呵嘿!哟呵嘿!
我知道必有几只鸟雀
恋恋不舍地飞起来
嘴角还沾着新鲜的泥土
而几颗花生,已被啄出了地面
是的,妈妈
耐心细致地守着这些种子
等待它们发芽
真是一份辛苦的事业

◎冬日乡村

土地都平整,河流都迂缓
该种植的种植,该流逝的流逝

河滩上,芦苇黄了枯了
被砍伐,被火熄灭在灶膛里

荒草和落叶,从不会浪费
在地里沤成肥料

每一声狗叫也不会浪费
在返乡人耳朵里,有另一层意思

有人陆续离开
有人继承了这苦与爱

◎田野笔记

田野往往坦诚,果实一律
低垂着头颅
茫茫的黄绿色,被田埂、菜地
以及河流朴素地修饰
没有什么能够遮蔽它
天空不能,飞鸟的翅膀也不能
没有什么能使它
翻涌起内心的波澜,除了风
也没有什么能使它的
灵魂的土地变了颜色,除了季节
而我们,只有谦卑地弯腰
和低下头去
才能成为其中的一部分

◎黑土地

给它伤口,再给它种子
得到很多玉米、花生、新谷
又给它伤口,给它种子
又得到很多大豆、菜籽、麦粒
我所知道的最伟大的治愈
就是这样,年复一年
怀着深广的爱……

唉,这黑土地
这黑土地一样的人们!

◎追溯

小轿车向右拐,驶上平坦马路
轮胎擦地的噪声小了很多
我们开始说话
年长者想起过去,靠两条腿
去城里托人买建材
又靠两条腿,将新收的棉花送去答谢
十多里路,脚底很容易磨起血泡
也是靠两条腿,跑前跑后
四间大瓦房才终于建好
那么宽敞明亮,让她想起又湿了眼眶
年轻人一边宽慰她
一边熟练地驾车飞驰,不是在向前
而是在走着一条追溯之路

◎春天里

关于提取春天的方式
敬拜神明、扫墓祭祖是一种
放鞭炮团年、拍全家福也是一种
燕子重回檐下营巢是一种
花椒树又在院外抽芽
孕育小粒的果实也是一种
去山上打回鲜嫩的蕨菜
将鞋底走脱又用草绑起来是一种
拼装蜂箱,额角渗出汗滴也是一种
春天的筵席上,有一个人
突然缺席是一种
人们翻看着老照片、视频
用歌声排遣悲伤又是一种……
永远要用恭敬的姿势
活在春天里:
若有人唱歌,必有人用胡琴伴奏
若有人故去,必有人在坟头仔细培土、拾掇
若有山高水长路不平
必有人携手同攀登

春天的分行(组诗)

□刘白

◎请允许我以东风的名义

将桃花还给春天
请允许我以细雨的名义
将鹧鸪还给三月
请允许我以拔节的名义
将新笋还给竹林

渐行渐深的芳草
在奔赴春天的路上
萍水相逢的人
纷纷拿出信物互赠

只有我 不劳而获
凭空获赠一树梨花
既找不到归还的理由
也找不到带走的途径

◎谷雨

洒向大地的
都是恩情
麦苗说一遍
油菜花复述一遍
一年的好光景
都在欲雨未雨时

从今天开始
杨花落
子规啼
勤劳的燕子
再一次呢喃
将巢穴贴近屋檐
贴近妈妈的小欢喜

洒向大地的
都是希望
从今天开始
争先恐后
万物生长

◎春到水乡

临水而居
开窗 河风拂面
带着水草的气息
伸手 明月入怀
带着微凉的清香

渔火倒在映水中
隐藏缜密的心思
夜半 失眠的人
听见鱼儿甜蜜的梦呓

那人拐过小桥
拾级而上
一头撞到
春天的薄衫

◎惊蛰

该醒的都在这一刻醒来
在二十四个节气里
只有这个节气用一个动词
把所有的日子都比了下去
惊——蛰
雷声隐隐

这以后
蜜蜂、菜花
一天比一天忙碌起来
春天的梳妆台上
桃红、柳绿、靛蓝
一一排开
农家的小院子里
锄头、耕牛、耙犁
一一排开
一声惊雷
在天际
若隐若现